

的愛斯林敦區政府，且曾擬議將其拆除，保守黨掌握的大倫敦市政會，則認其具有歷史價值，決定予以維持。馬克斯紀念圖書館，竟要依賴篤信資本主義的保守黨，加以維護，可見馬克斯「資本論」發表百年之後，目前僅有歷史的價值，實是不言而喻了。

國父中山先生四十餘年前出版的三民主義，早已點破「資本論」基本理論的錯失，現在「資本論」的澈底破產，共產國家間思想與政策的分裂與轉變，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修正，在在顯示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確為較能適應進步社會需要的經濟制度，今日西方國家經濟的適度計劃，政府財政政策的運用，與乎社會福利的種種措施，核與民生主義的主張，儘多類似之處。記得一九四七年間，紐約部份學人集會慶祝 國父誕辰，「社會史觀」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作者威廉(Maurice William)亦在座，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查特瓦爾(James Shortwell)致辭時指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對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不下於愛因斯坦「相對論」之對自然科學的重要性，實具真知灼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二十二年來民族主義思潮的澎湃，民主政治追求的強烈，以及民生改善，社會福利措施的普遍，處處證明三民主義始終把握時代的主流。「資本論」的世紀，業已壽終正寢，若干共產黨徒的掙扎，充其量只是迴光返照而已，人類理性的普遍覺醒，終使一個以民族民權與民生為思想主流的新世紀，正在順利展開之中。

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分析

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廿五次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在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二十次學術座談會，討論「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出席參加者有(以簽名為序)：趙先運、關素賢、呂 律、施 岳、王啓升、尹慶耀、嚴靈峰、馮 達、孫桂籍、郭乾輝、鄭學稼、鄒宇光、魏守嶽、丁慰慈、曹 敏、李邁先、任卓宣、周 鑫、李界平、畢英賢等三十餘人，並承記者多人與會採訪，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報告：

各位先生，現在座談會開始，因為本所主任吳俊才先生因病後尚未完全恢復健康，所以今天這個會由本人代他主持。

今天座談會的題目是「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的分析」。在座被邀請的專家學者都是對蘇俄問題有

高深的研究，我們感到非常榮幸；可惜，有好幾位被邀請的先生因有事不能到會。如，孫哲生先生、程天放先生因有院會不能來參加本會；另外，何浩若先生、傅啓學幾位先生，有的是有課，有的到中南部去了；林語堂先生也因事務很忙不能來參加。不過，在座已經有好多學者專家到了，所以現在就開始開會。

依照開會進行的程序，首先請呂律先生來做一個報告，然後請各位自由發言；同時，我們準備了一個討論題綱。這個題綱已經油印，並已發給各位先生參考。各位先生如有在題綱之外的意見可儘量發表，無須受題綱的限制。

大家知道，蘇俄的十月革命是有史以來一件重大的事件，到現在已經五十年了。五十年來，這個世界上起了一個空前的變化。蘇俄的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戰爭的結果，沒有第一次世界戰爭，恐怕就不會有蘇俄的十月革命。但是，如無第二次世界戰爭，共產主義不會在世界上如此猖狂。我們可以這樣說，蘇俄的共產主義革命是第一次世界戰爭所促成的；而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後，再次促成共產主義在世界上的擴大。現在，共產主義在許多國家中已造成一個鐵幕，這個鐵幕時時想向外滲透。在這個地球變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共產世界，一面是非共產世界。二十餘年來不斷鬭爭，前途如何殊未可量。所以，從歷史上看來，蘇俄的十月革命實在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今天討論這個題目，就本所的立場看來，也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各位先生能來參加這個會，本所非常感謝。現在先請呂先生報告，然後再請各位先生發言。

導言

呂律

蘇俄爲隆重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前後共發表兩個重要文件：本年一月四日俄共中央發表一件「關於籌備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的決議」；六月二十日俄共中央全會通過一件「關於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提綱」。

第一個文件——「關於籌備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決議」，通篇看起來，包括兩個主要部份：一個部份說明十月革命的性質與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的意義何在；另一個部份規定如何隆重而盛大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

關於十月革命的性質與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的意義，據這個決議指出：

一、十月革命是「把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勢力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同各國被壓迫的人民反抗民族壓迫和殖民主義壓迫的鬥爭聯到一起成爲一個統一的潮流」；「十月革命」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搖籃。
二、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勝利」，「是工人運動意識形態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各國人民友誼的思想勝利」；「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是十月革命鼓舞者和組織者——列寧學說勝利的節日。

三、紀念十月革命週年，雖然已成爲蘇俄人民的一種傳統，但是十月革命五十週年，這是一個特殊的節日，在紀念的日子裏，共產黨和人民要總結已經走過的道路上整個歷史時期的結果。因爲：

十月革命五十年，是建立有穩定發展速度的、裝備有最新技術、有助於解決最複雜科學技術問題和國民經濟任務的社會主義工業的五十年；
十月革命五十年，是實現列寧農村合作計劃，建立社會主義農業生產的

五十年；

十月革命五十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五十年；

十月革命五十年，是實現文化革命的五十年；

十月革命五十年，是人民日趨增長的社會、政治及思想一致的五十年；

十月革命五十年，是人類「新世界」、「新道德」誕生的五十年；

十月革命五十年，是蘇俄人民在蘇俄進一步鞏固國際地位的條件下而紀念的五十年。

至於如何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年，這個決議指出，要將勞動者的努力用到解決下列各項重要任務上：

——進一步大大發展工業；

——保證農業有高度穩定的發展速度；

——進一步在實質上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

——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民主；

——加強社會主義生活準則，全面實施共產主義教育。

為此，決定採取下列各項紀念的方式：

一、廣泛開展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

二、贊同工業、運輸和建築各企業、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發展社會主義競賽；

三、設置紀念旗（即錦標）和全國性的獎金；

四、建議共青团的組織工作指向正在成長中的一代，必須竭力發展和支持青年增進社會主義祖國物質和精神財富的趨向；

五、贊同為紀念蘇維埃政權五十週年綠化街道和廣場建立大小公園的倡議；

六、舉行全民性的革命先烈陣亡將士紀念大會；

七、各報刊廣泛報導關於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籌備之情形；

八、廣泛利用展覽會及其他可能性顯示蘇俄各共和國之成就；

九、出版科學及大眾化之歷史、社會、經濟、政治、軍事、藝術和兒童文獻；

十、舉行學術性的演講、報告和座談，理論性的會議；

十一、會見勞動和戰爭老兵；

十二、組織歷史—革命古蹟考察團；

十三、舉辦友誼晚會和國際主義團結晚會；

十四、籌劃和發行歷史革命性的、科學紀錄性的、藝術性的影片和電視節目；

十五、舉辦最優的科學技術成就、科學工作、與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有關的文學藝術作品比賽；

十六、籌劃業餘戲劇、造型藝術和人民創作的演出和展出；

十七、舉辦文學和藝術講演，組織業餘藝術活動觀摩會；

十八、舉行週年紀念科學大會和會議；

十九、舉辦羣衆性的體育比賽、名勝古蹟的遠足、蘇俄各族人民運動大會；

二十、整理現有的紀念像、紀念碑、公墓及安葬革命先烈之地。

第二個文件——「關於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提綱」，純屬一種政治教育性及對外宣傳性的檢討。此項文件會對下列各點分別提出檢討的結論：

一、十月革命的性質——不是內戰，不是上層的政變，而是「以工人階級為首的……運動和鬥爭」；

二、十月革命以後的環境——蘇維埃政權困難重重，既要同外國干涉者周旋，又要同托洛斯基派鬥爭；結果，俄共在這些鬥爭中一一取得勝利；

三、工業化的重要性——它為鞏固蘇俄經濟獨立、一切國民經濟部門的技術改造，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農業，創造了必要的基礎；

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各族人民自願聯合實現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綱領的結果；

五、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國將戰爭強加給蘇俄——「是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突擊勢力最大的一次軍事衝突」，德國的目的要消滅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六、蘇俄在德蘇戰爭中獲勝——為形成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創造了有利條件，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是十月革命最重大的歷史事件；

七、蘇俄的工業雖在戰時遭到損失，但到一九六〇年時，主要工業產品的生產，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幾倍；

八、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戰後俄共在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同時

會堅決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予以譴責；

九、社會主義的勝利——為過渡到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創造了先決條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社會主義獲得勝利起，已變成工人階級領導作用條件下全民的政治組織；

十、毛匪澤東路線——已公開走上破壞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和分裂共產主義運動的道路；

十一、社會主義力量 and 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盟——是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社會進步鬥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先決條件；

十二、蘇俄對外政策的基本任務——是為建設共產主義保證有利條件，為此，將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即「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一致」、「支持各國人民爭取民族社會解放鬥爭」、「一貫執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原則」，以達到此項目的。

總之，蘇俄今年隆重而盛大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從上述兩個文件的字裏行間已明顯的透露出來，是為一定的背景所決定的——國內在政治上有隱憂，經濟上有危機，文化教育方面有缺點，社會風氣日趨敗壞；國外的環境有困難，莫斯科的聲勢日趨沒落。因此，必須藉此五十週年良機實現以下的企圖：

一、組織一種印象和輿論，證明十月革命五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是成功的和勝利的，而不是失敗的；

二、組織一個規模宏大聲勢壯闊包括各行各業的社會主義經濟競賽，以解決經濟危機；

三、組織一個包括文化教育科學各部門空前熱烈的文化活動，與毛共的「文化大革命」作一個鮮明的對比；

四、組織一個加速召開國際共黨會議的全球性的輿論；

五、組織一個全面反對毛共集團的全球性運動；

六、組織一個新的反帝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蘇俄為了達到上列的組織目的，除動員全國各行各業人民組織一個熱烈慶祝十月革命的運動外，還要發動各國共黨，組織一個一致響應并且就地舉行的全球性慶祝十月革命五十週年運動，以及發動國際性的羣衆組織，如國際青年、世界工聯等，組織一個國際性的和地區性的慶祝十月革命五十週年

運動。

任卓宣先生：

盛大紀念革命五十週年

為其國內經濟改革鋪路

主席、各位先生，我來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意思，是要聽聽各位寶貴的意見。現在主席要我發表意見，祇好把我簡單的看法說出來，拋磚引玉，供各位參考。

蘇俄五十週年紀念盛大隆重舉行，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應有的節目。因為五十週年這個數字就相當整齊了，在它本身已經是值得紀念了。但是，蘇俄今年之所以如此來紀念，我以為討論題綱中所指出的問題都很對，因為它要藉這個紀念以達到它種種的意圖、種種的目的。這一點，我們應予注意。

蘇俄所要達到的目的和意圖是什麼？依我個人的看法，蘇俄在世界上講起來實在是二十世紀世界共產運動的倡始者，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是在它革命成功成立了共產黨之後才有的。共產國際也是它創造出來的。至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東歐和東亞，都是蘇俄直接或間接卵翼出來的。這一事實我們大家都明白。拿中國來講，如果沒有蘇俄，中國不會被共產黨佔領的。

遠的不說，就拿最近的事實來講，如果沒有俄國佔領東北，把東北交給共產黨，我相信共產黨亦不可能佔領中國大陸。這件事情關係很重大。所以我說，今天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都是俄國直接間接製造出來的、扶植出來的。所以，可以說，蘇俄實在是廿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發動者、領導者。因此，在史達林的時候就建立了一個大帝國，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

可是，史達林還沒有死，衰落的情形就已開始。那就是狄托，他首先反對史達林而脫離蘇俄，宣佈南斯拉夫的獨立。從此史達林所締造的大帝國趨於分崩瓦解。蘇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大受打擊，到現在已經是殘破不堪了，衰落得非常之厲害。不僅東歐以及東亞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對蘇俄離心離德；就是那些尚未獲得政權的共產黨對蘇俄也是離心離德，走向獨立的

道路。

在這種情形之下，蘇俄可謂盛極而衰；因此想利用俄國革命五十週年的機會，來起衰振頹，圖謀它的中興，這也是必然的事情。

這種做法的效果，恐怕祇有在國內能收很大的作用，可以團結國內，振奮人心，改造它的問題。正如題綱上所說，為國內經濟改革鋪路。至於對外，恐怕不見得能夠達到它的目的，頂多可能達到部分的目的。

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分崩離析的狀態，不單是現在蘇俄領導者沒有法子來挽回局面、恢復從前的狀態，就是史達林復生也是一樣不可能。

在此，我深深感覺到民族主義有很大的反共作用。好幾年前，有一刊物強調個人主義，以為個人主義有反共作用。我已承認這個主張，個人主義有反共作用；但是它說民族主義不能反共，我就不贊成。民族主義反共的作用很大。共產主義之所以分崩離析，史達林所建立之大帝國之所以瓦解，全靠民族主義。這個民族主義現在是一個潮流，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必須注意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必須注意他的民族地位、必須注意他的人民的生活。在這種種情形之中，他非謀求他自己的發展不可。而且，這與統治者和各國共產黨切身的利益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必須在世界上有其地位。假如這個國家一點地位都沒有，那麼這一國的共產黨如何能取得地位？又如這個國家不能富強起來，其共產黨是沒有任何地位的。基於共產黨的切身利益關係，它們不得不走這個道路。我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一個人不能擺脫他的影子，民族主義對各國共產黨而言，就是它們的影子。儘管它們主觀上反對民族主義，強調國際主義；事實上，總不能不受民族主義的影響。這並不是說，它們主觀上主張民族主義；其實，它們主觀上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然而客觀上，不能不走民族主義的道路。一走民族主義，就要打擊到它的國際主義，就要打擊俄國領導世界共產主義的企圖。所以，俄國現在要企圖中興，恢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是沒有法子的。

不過，它對國內的另一個目的，主要是為了將來的經濟改革。我的看法是，俄國如果實行經濟改革，對俄國而言，是一種圖謀中興的很重要的國策。

關於俄國實行經濟改革，自由世界的人大家都認為，它是投降資本主義

。共匪則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的復辟。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錯誤。有一種很重要的事實，那就是經濟改革並不影響其所謂國營事業、國有財產，一切工廠、礦山、銀行、商店等等都在國家手裏。它現在祇是想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來達到它生產發達的目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就是利用利潤來刺激生產。那麼，目前之所以如此做，就是要追求利潤。並且還要把利潤分些給工作人員或者勞動者，使他們更加努力生產。

俄國走這條道路，工作人員獲得了很好的待遇，工人的工錢增加了，公務員的薪水增加了，但是這錢祇能用之於消費，不能用之於生產；沒有法子拿去開工廠、沒有法子拿來開商店。這一做法改良工人的生活、改良職員的生活、甚致因而改良全國人民的生活；這樣，便可把它的國家鞏固起來、把它的政權鞏固起來，甚致可以使那些人來稱讚共產主義。為什麼？因為人民是現實的、是祇注意自己的利益的，祇要使他們生活改良，他們就滿意。所以，俄國實行經濟改革，與改良人民經濟生活，人民就會認為共產主義是有益的。

我國「書經」上有兩句話講人民講得很好，它說，「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你對我好，你就是我的皇帝；你虐待我，你就是我的仇人。這是人民的看法，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有奶便是娘」。在這種情形之下，蘇俄如果實行經濟改革，把人民的生活改良了，那些人民就認為共產主義是好的，要擁護它了。這對俄國講來，就變成了一種安定的力量。

同時，生產發達可以增加俄國富強的程度，使其國力充實，財富充實。財富充實這一點對自由世界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我們曉得，自由世界今天所靠的就是美國，因為美國的財富充實、力量強大，就是由於生產發達。俄國目前在生產方面，次於美國。如果，它經濟改革把生產發達起來，財富充實，它在世界上就可以成爲共產世界中的美國。如此，它可能恢復其在共產世界中的影響力；同時，也可能增加它在自由世界的影響力；使自由世界的那些講民主自由的人、那些妥協份子、姑息份子更加妥協，更加姑息。如此說來，俄國如果生產發達、財富充實，對於自由世界就成了一個威脅，在共產世界中也能保持一個很好的地位。

所以，依照個人的看法，俄國的經濟改革，看起來是一種退却，其實是為將來進攻的一種準備。俄國在今天要想在世界上進攻，在原子武器時代，

不能輕易發動戰爭；所以，祇有用和平方法來競爭。用和平方法競爭，光是宣傳、光是講理論，已經搞了幾十年，已經使人感到麻痺了。如果，它實行經濟改革，將來生產發達，事實勝於雄辯，其宣傳效力也會大起來。所以，我個人認為俄國經濟改革乃是一件可注意的事件。

有些人認為俄國是退向資本主義，我以為這不過是罵它的話，實際上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我認為俄國現在已經變聰明了，它在政治各方面都已成熟了，所以才採取這個步驟。今天，大陸上的共匪毛澤東，所以還在反對經濟改革，罵其為資本主義復辟；那表示大陸上的共匪還在一個幼稚時代，根本毫無經驗，還不知道生產是什麼一回事，經濟是什麼一回事，還不曉得國力富強在世界上的地位。今天的共匪，在毛匪澤東思想影響之下，祇曉得槍桿子是了不起的，槍桿子上可以出政權，這是他們多年的經驗。可是他們却不曉得，打天下是靠槍桿子，治天下是不能再靠槍桿子的。老實說，今天講到治天下，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這兩個問題必須解決。而嚴格說起來，經濟問題又為重要，假如經濟問題解決了，政治問題也可以解決、得以改良和進步。

因此，我們不能低估俄國經濟改革的價值，不能低估它的影響，這一點應當特別加以注意。

嚴靈峯先生：

企圖協調共產國家團結

其結果註定是勞而無功

主席、各位先生：蘇俄五十週年紀念不過是例行公事。我想一個人常常過生日，年年如是，到五十歲大概都比較隆重一點。過五十大壽，多請幾個朋友；蘇俄的慶祝也不過如此而已。

這次慶祝，就一般性而言，一定是要強調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勝利；強調俄國是如何的進步。其次，像過去一樣，是對其黨員、團員以及國內的羣衆，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者的一種教育作用。

依照我們的看法，儘管他們如此宣傳，但是五十年來它的共產主義——馬克斯主義運動的失敗，都在國內與國際方面暴露出來。五十年來，它不但沒

有成功，而且在不斷的失敗。比喻說，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因為經濟發展，可以使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但是，如果以他們所崇奉的馬克斯主義來衡量，可說是完全失敗的。為什麼呢？它今天還是在那裡說，「隔幾年之後還要增加、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反過來說，國民生活水準還沒有達到它所希望標準。

今年，蘇俄成立已經五十年了，半個世紀的時間不算太短，而在經濟上，並沒有達到共產主義所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乃至「各得所值」的程度都沒有做到。現在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貨幣」被馬克斯指為資本主義的基本標記。而在蘇俄，到今天「貨幣」仍然存在。此是經濟方面沒有實現他們的理想。

其次，它今天還是保持一種（不管它是「全民的」）國家，至少共產專政還沒有消滅。而列寧在「國家論」裡面說，國家要慢慢的衰亡。俄國今天不但沒有衰亡，而且軍隊、警察、特務還在加強。如此，它在政治方面更是失敗。

在國際運動方面，國際主義要把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到整個世界，每一個國家都要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現在，當然蘇俄是有很多附庸國，東方也有，例如中國大陸、北韓、北越以及外蒙。但是，這些國家像不像共產主義呢？且不談現實問題，就是僅從馬克斯自己所說：共產主義祇有在高度產業發達的國家才能成功，但今歷史發展的情況恰好與此完全相反。毛澤東雖然大罵「修正主義」，它本身一點共產主義的味道都沒有，他的「文化大革命」搞「紅衛兵」，他的精神狀態和瘋子差不多。從這些來看，國際主義也是失敗的。不僅一般國家，即使是其東歐附庸國家，最早是南斯拉夫，然後是阿爾巴尼亞，接着就是現在的羅馬尼亞都相繼動搖。也就是說，整個國際運動已經發生嚴重的危機，即使南斯拉夫已恢復一點關係，但是一個已經破壞了的東西，再來彌補它，總是很困難的。所以我認為，儘管蘇共如何宣傳，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馬克斯主義不能夠實現，這是事實。而他們現在却強調其成功，簡直是癡人說夢！

在我們看，它的失敗完全是事實，可藉五十年來歷史發展來證明。比如說，它要發動世界革命，說資本主義經濟伏有危機，當然資本主義可以發生危機。但是像過去所理想的，十年一度的週期性的危機，已經不存在了，它

的規律已經改變了。

根據我所舉的事實，我們來看看，共產主義是不會成功的。可是它已經失敗，還要講它是成功，這不過是強詞奪理的宣傳罷了。我想，它在這次慶祝會上可能做幾點事。今年起碼要利用五十年紀念的機會，多請幾個共產國家代表參加。而在幕後，有幾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協調和強調共產主義國家的團結。但是，現在各國民族主義都非常發達，民族獨立運動的傾向特別增強。我看它註定是勞而無功的。其次，要各共產國家的合作，共同來對付資本主義世界，尤其是美國。最後，可能提到毛澤東的問題：或是使他陷於孤立，或是促成召集一個國際會議，把毛共趕出整個世界的共產國際組織。以上各種企圖，成功的成份並不太高。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請大家指教！

鄭學稼先生：

蘇俄是純粹資本主義社會

所作所爲是帝國主義勾當

主席，各位先生：紀念馬克斯資本論出版一百年，同時也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年，這兩個事情好像是聯合的、分不開的。

我看討論大綱中，說得很詳細；可是，我感得掉了一件東西。什麼東西呢？就是，現在的十月革命政權是什麼政權，這個社會是個什麼社會，是馬克斯主義的嗎？是列寧主義的嗎？是史達林主義的嗎？是共產主義的嗎？是社會主義的嗎？現在，我就把個人對這一方面意見講出來，請各位批評。

我們知道，在史達林清算反對派的時候，有一次在中央監察委員會討論開除一個黨內同志時被開除的人說，這是「特米多」。主席蘇爾茲和在場的老布爾什維克們都覺得很嚴重，他們自問：現在的政府是「特米多」嗎？我們知道，特米多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個特別名詞。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把舊的政府推翻了，到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雅可賓專政，一七九四—一七九五年這個政府垮，就叫做「特米多」。但是，我們今天看蘇聯不像已經過「特米多」。如果像，「特米多」後雅可賓政權是整個垮台了，羅伯斯庇爾們也被殺死；可是今天的蘇聯還是布爾什維克的政權，十月革命政府名義上還是布黨的

。那麼現在的蘇聯政權究竟是什麼呢？當史達林頒布憲法時，宣佈蘇聯業已實現社會主義了，這個時候就出了一本書，就是托洛茨基寫的「被出賣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托洛茨基的這本書可說是，全世界上第一本討論蘇聯社會的性質以及政權本質的問題的書。托洛茨基在這本書中承認，蘇聯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爲什麼呢？第一，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二，它是財產國有。而且，他強調說，如果生產工具是國有的，這個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政權，社會主義的政權。史達林統治的不合理，像人身體上的贅瘤一樣，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所以，今天不是把政府推翻了，而是動手術把這個贅瘤割掉。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達林和希特勒訂立瓜分波蘭的協定。托洛茨基仍認爲，史達林的政權還是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不滿意這解說的當時美國托派就同托洛茨基爭論說，我們能够擁護這個政府嗎？它派紅軍佔領波蘭，甚致佔領其他各國，我們全世界無產階級共產黨要擁護它嗎？托洛茨基說，一定要擁護它。

當時，有一個人叫傑姆斯·伯南，公開向托洛茨基挑戰，他說不是。結果，伯南寫了一本書(Managerial Revolution)。我認爲這本書是近代批評馬克斯、列寧、史達林和托洛茨基主義最好的一本書。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類似這樣著作的出版。這本書，在我們抗戰的時候，是鬧動世界的一著作。那時，我們都在重慶，當然不知道這個事。後來在上海，楊開道先生，也是我的老師碰到我，他就送我一本。他說，他一到上海，在舊書攤上看到這本書，就全部買來，分送友人們。我讀過之後，感覺確實不錯，就把它翻成中文，到出版的時候，我的一個親戚寄到台北給我；我收到兩個星期後上海就淪陷了。所以這本書中文本看過的人不多，在這裡有幾位朋友，我送給了他們，看到了。

這本書有一個結論，就是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都不是社會主義。蘇聯的社會是個什麼社會呢？它是一個企業的經理(Manager)、工程師、Designer等人所控制的社會。由這種人控制的社會一定有 Ideology。它就是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托洛茨基主義。伯南指出：馬克斯祇知道一件事，也就是講物的所有權，比如說這個茶杯，馬克斯研究它的所有權是誰的呢？是無產階級的，還是資產階級的

。近代社會的事實說明，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個茶杯有兩個特性，一個是所有者，一個是使用權。工廠的所有權屬於資本家，工廠的使用權屬於經理。尤其是股票制度發生以後，資產階級是股票所有人，多不知道工廠在那裡。而財產國有是什麼意思呢？即財產所有權是國家的；使用權是誰的呢？是屬於經理的。

一個國有企業的經理有特殊的權。他就用馬克斯所說擁有生產工具的人，對於生產工具的生產物有優先分配權。譬如，國營糖業公司經理，它會為自己吃最壞的糖嗎？當然是吃最好的糖。

現在的蘇聯這經理階級、人才階級（Managerial Class），史達林等老布爾什維克是他們的代表。以上都是伯南的意見。

但是，這幾年來，我常常想這個問題，蘇聯有這種Class嗎？確實，也有一點像。可是不像。伯南說，經理人才階級有這任務：第一、壓迫無產階級。他們對工人說財產國有，你們要給國家努力生產，不許怠工、罷工等等；第二是爭取市場，不惜引起世界大戰。最後他預言：未來世界只有三個這類的國家，一個在亞洲、一個在歐洲、一個在美洲。美洲就是美國；歐洲如不是俄國，就是希特勒德國，德國當然也是這一類的；亞洲就是日本。不必說，這預言是錯了。

我覺得這個理論有一點對，伯南說：蘇聯的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絕對不是共產主義，這一點，是無可爭論的。

蘇聯究竟是什麼呢？最近歐洲有一本書已出版，那是格拉瑪西所著，他是國際上很有名的意大利共產黨。他不滿布爾什維克，首先覺得俄國不是共產主義革命。回到意大利之後，他反對墨索利尼，被關入監獄。他在監獄寫了一本書，他說共產黨政權是極權主義。我會對極權主義下這一定義。極權主義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一黨專政；第二個財產國有。有這兩個條件的國家一定是個極權主義的國家。希特勒與墨索利尼同史達林所不同的，是程度上的不同。本質上是一樣的。

如果根據上面來講，我們知道，你講它是「特米多」，它不是的，因為政權還是共產黨的。可是當權的共產黨不是革命的共產黨，而是反老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黨，參加十月革命的人幾乎被殺光了，剩不了幾個。你說它的政權為什麼不垮呢？不像法國大革命一樣的垮呢？它就是因為財產國有。所有

生產工具、土地都在它手上。

所以，格拉瑪西說得很對，一個政權土地國有、生產工具國有，另外一方面加上一黨專政，這就是極權主義。不管它叫什麼名詞，它就是這個東西。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會崩潰呢？誰也不知道。但是，它決不是馬列主義。

我覺得這個社會，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知道馬克斯研究資本論，是假定所研究的對象是一個Pure Capitalism（純粹資本主義社會，純粹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兩個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一個是資產階級，地主是不存在的。這就是馬克斯研究資本論的出發點。但是，人類社會演進到今天，有那一個國家只有兩個階級呢？祇有俄國。俄國地主沒有了。資產階級消滅了，國家由一個階級——即共產黨來管理生產工具；對大多數的人而言，企業國有、土地國有、國家管理所有的出版、一切教育機構，人們都沒有財產，這是真正的所謂無產階級。馬克斯所講的Proletariat，美國沒有的，英國除了工業革命初期以後也沒有的。只有蘇聯有兩個階級，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因此它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知道，金融資本論的作者費爾希丁，在臨死前，發表一篇文章說，蘇俄社會是極權主義的經濟。費氏被希特勒殺得太早了，沒有把這意見發揮。他所說的極權主義經濟，就是我所說的純粹資本主義。你如果承認它是純粹資本主義，那麼共產黨政權對無產階級迫害、榨取的方法跟資本家完全一樣，就不奇怪了。那麼這純粹社會主義做的是什麼事情呢？做的是帝國主義。也就是列寧所講的帝國主義。列寧所講的帝國主義定義，沒有一個國家能够實現，祇有蘇聯如此。

帝國主義是什麼東西呢？列寧說，那就是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結合起來。美國能够做到如此的徹底嗎？沒有，絕對沒有，美國銀行私人可以經營的。祇有共產黨國家，國家銀行是國營的、工業也是國營的。所以，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結合起來。從共產黨對落後國家的榨取方法，就可以看出和列寧所說的一樣一樣。

所以，如有人問蘇聯是什麼社會呢？答案是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如有人問：它是馬克斯主義的嗎？答案是。資本論出版一百年後，馬克斯假定的純粹資本主義完全實現了。其次，說它是列寧主義的嗎？一點也不錯。因為它是列寧所說的典型帝國主義。

曹 敏先生：

列寧主義實際即帝國主義

俄共却又標榜反帝國主義

今天討論的題目是關於俄共五十週年的背景和目的之分析，範圍較為狹小。如果從俄共五十年來歷史的經驗、教訓方面着眼來討論，或許對我們也有益處。因此，我不打算就題綱發言。而願解釋一下俄國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俄國既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又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搞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即馬克斯所分析的理論上最純粹的資本主義，但儘管如此，俄共却號稱要打倒資本主義，而且，儘管列寧主義實際上即是帝國主義，俄共却又標榜反帝國主義。這就是俄共政權根本上的最大毛病，俄共五十年來即因此充滿了矛盾的難題。

俄國之接受馬克斯主義，事實上是在一種變態情形下產生的。如在沙皇時期，人民在嚴酷統治之下，見不到另外任何一種理想的制度，逐漸由對沙皇的厭惡轉為對「政府」的厭惡，無政府主義、民社主義等皆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所以，就俄國歷史社會的條件而言，不可能吸收西方民主政治。此外，農奴制度亦使俄國人民深痛絕惡，要想使俄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制度也不可能。俄國當時既不願走向西方，民社主義又不能解決農業問題及未來之工業問題，馬克斯主義乃適時投其所好。可是，俄國社會是落後的農業國家，不可能實行馬克斯主義，故早期發生了所謂「合法馬克斯主義派」、「經濟主義派」、「孟爾雪維克派」，第一派主張宣傳馬克斯主義，第二派主張提高工人生活，第三派主張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於早期馬克斯主義者，這些都是不易解決的難題。從這一方面說，列寧似技高一籌。列寧利用策略和暴力，先求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再求施行馬克斯主義，以解決上述種種難題。但憑策略路線和暴力只可以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馬克斯主義也無助於俄國的貧窮和經濟問題。要解決生產問題，勢必剝削農民，剝削農民必然引起農民反感，所以又必須須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條路從列寧開

始走，經史達林時期，直到今天俄共始終在這個矛盾難題之中，無法解決。黑魯曉夫清算史達林，證明史達林的解決方法失敗。從黑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又別闢蹊徑，另謀解決之跡。就俄國人看來，這條新路將有二個可能的結果：一是經濟改革成功，制度趨向民主，工業愈進步，對民主自由的需要愈高，對俄共無產階級革命的威脅也愈大，將來縱使俄共制止不使走向資本主義，馬列主義在實質上也將破產。另一為為求鞏固馬列主義而引起工業幹部及一般知識份子的反抗，亦可能動搖俄共政權。

今天大陸上的情形，已步上俄共的覆轍，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唯一解決這種困難的有效途徑。我們實應從學術及其他方面加以研究、宏揚，此將不僅是中國之福，也是全人類之福。

李邁先生：

俄國際環境正在步向逆境

內部社會結構發生新變化

今天所討論的題目，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兄弟奉邀參加，感到非常榮幸，由於時間的限制，祇想提出一兩點極不成熟的意見，向各位先生請教。

今年是一九六七年，在共產主義集團看來，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年代，因為由此上推五十年，就是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年代；由此上推一百年，就是馬克斯和恩格斯共同撰寫的「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開始印行的年代。後者代表一個新的理論的問世，前者代表由這一套新的理論所產生的新的政權的誕生。不過，無論就馬克斯主義來說也好，就蘇維埃政權來說也好，這些全是西方經濟社會政治思潮當中的一股「逆流」，絕非人類歷史進化過程之中的「主流」。

今年十一月七日，就是蘇聯建國的五十週年國慶日，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最初幾年當中，共黨所能控制的地區祇限於新舊兩京及其附近的中央地帶，不及全境的十分之一；共黨人數祇有二三十萬人，不及全民的千分之二。而且「白色政權」遍佈全國，英法日美列強又紛紛出兵支援這些反共的勢力。所以當時共黨政府的命運，可以說日夕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時有覆滅的危

險。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它卒能渡過重重難關，不僅轉危為安，而且在二次大戰以後，竟然一躍成為實力僅次於美國的霸權國家，此一結果，殊出世人意料之外。

目前，蘇俄無疑是我們的第一號敵國，但是由於它的「存在」是一個無可否定的事實，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密切注意俄國的現狀和發展，以便妥謀對策。我們不禁時時想到：在我們反攻復國的行動當中，蘇俄究竟會採取什麼態度？在我們復國成功之後的建國過程當中，蘇俄又將採取什麼立場？

當然，最為理想的情況是它能够由盛而衰，自生自滅。其次，有些人希望在一次新的國際大戰中蘇俄會遭受重大的損失，從而使其強權地位發生動搖。但是上面這兩種推測全失之過分樂觀，至少在目前來說是暫難預料的。

不過就蘇俄最近若干年來的發展趨勢觀察，却有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第一，蘇俄的國際環境正在步向逆境，已經今不如昔了。二次大戰以後的十年期間是它的黃金時代，莫斯科所能控制的地區，遍及歐亞，共產集團是一個「一元帝國」。但自南斯拉夫、波蘭、阿爾巴尼亞、中共、以及羅馬尼亞等等與蘇俄先後發生歧見之後，前述「一元帝國」業已瓦解，力分則勢弱，這是第一個值得我們興奮的發展。第二，蘇俄內部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俄共黨員的社會背景，在十月革命時代，百分之九十幾乎全是毫無知識的勞工和農民，所以能够聽憑少數職業革命分子的擺佈。近五十年來，由於強迫義務教育的推行，多次「五年計劃」的實施，俄國人民的知識程度業已普遍提高，現在俄共黨員的主幹，已非不識之無的文言，而是一批工程師、技術員、教師和文化工作者、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農場管理人員、以及在戰爭中訓練出來的軍官，這些人構成了一個白領的「新知識階級」(New Intelligentsia)，其力量已經發展到足以影響俄共黨的決策的有力地位。我們知道：知識產生自由，自由正是共黨教條的剋星。

前幾年，隱居美國從事研究著述的前俄國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 (A. Kerensky) 曾對新聞界指出：根據他個人與俄國國內有關方面秘密接觸所得的認識，他認為俄國青年和知識階級已經具有極大的潛力，他們要求合理的生活，合理的施政。

兄弟以為蘇俄這一股潛力，已經在下面幾點上顯示了它的影響力量：第

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分析

一，俄國的經建政策已有修改，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去年所提出的利潤刺激生產等經濟理論已為俄共經建方針指出了新的方向；第二，俄國的黨政領導方式，已由列寧、史達林的一人獨裁轉變為今日的集體領導；第三，俄共的高級領導分子中，老布分子和類似黑魯曉夫一樣的職業黨人已經逐漸減少，代之而起的是像柯錫金一類的技術人員。第四，俄國的外交政策，已不同於史達林時代，黑魯曉夫的「和平共存」，至少在表面上使人產生了新的估價。

以上兩點，多少可以說是值得我們差堪自慰的有利發展。不過，我們認為滿意的地方，也許就是蘇俄執政集團最感痛苦而想予以糾正的地方。由此，談到我們今天座談的問題：俄共此次熱烈慶祝五十週年的目的，可能有二：一則企圖利用召開國際共黨大會的機會，重謀共黨集團的團結；二則企圖利用紀念五十週年的機會，加強宣傳經建軍建的成果，以消弭國內人民自由主義的傾向。上面的看法可能有很多錯誤，尚請各位先生指正。

丁慰慈先生：

蘇俄是軍國主義、寡頭統治

集團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綜合體。

剛才聽到幾位先生的發言，我感覺使我們對於蘇聯的研究，推進一個新的境界。我過去常常覺得，蘇聯固然標榜共產主義，但如果死背馬列教條，來解釋蘇聯或共產世界所發生的種種現象，則恐不免有鑽牛角尖的危險。

根據馬克斯主義學說，共產革命的形成，由於資本主義發達、無產階級覺醒所形成的一種運動。但五十年以來，無論第一次大戰所產生的蘇聯，以及第二次大戰所產生的東歐各附庸國，無一個地區，不是產業落後，也無一個政權，不是用武力強迫製造的。馴至毛匪叛亂，更公然倡導「槍桿子出政權」之說。這些歷史事實的產生，與馬克斯學說預言，無絲毫相悖之處。

以剩餘價值學說為骨幹的資本論，反覆闡述的無非是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問題。工人是無產階級，農民並不是無產階級。農民不僅不是無產階級，且被賦予「小資產階級」的屬性。但曠觀五十年來紅潮汎濫的俄國、東南歐

以及中國大陸，由于產業落後，工人不多，而農民佔有主要地位，因此共黨對農民便不能不欽賜新的生命，給予新的詮釋。因此產生所謂『列寧主義是馬克斯主義新的發展』，『史達林主義豐富了列寧主義』，而毛澤東思想更是『馬列主義的最高境界』等種種胡說。實在無非是迎合現實『自圓其說』的講法。僅在短短的五十年之間，自命爲『正統繼承者』的他們，彼此間所持理論的距離，是愈來愈遠。

過去五十年間，在共產世界，真正掌權者之間，都彼此攻訐，而彼此都自認爲嫡系的馬列繼承者。史達林不僅與托洛斯基爭權，而且將同屬列寧時代的高級幕僚，誅戮殆盡。馬林可夫繼承史達林，而黑魯曉夫却攻擊馬林可夫，進而鞭屍史達林。史達林的左右手都變成了『反黨集團』。及至布柯集團秉政，掌權了十年的黑魯曉夫，立刻就變成黨的『叛徒』。此外就國與國之間而言，蘇聯與南斯拉夫時分時合，蘇聯與羅馬尼亞外弛內張，蘇聯與中共則變成水火。而各民主國家的共黨，又各分爲毛派與俄派之別。這些個人，這些黨派，這些國家，都彼此不相容，即又彼此自稱爲正統的馬列主義者。這樣一來，不免使人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感覺。換言之，誰握權誰就是黨徒，誰就是真理，誰失勢誰就是叛徒，誰就是反黨。五十年的歷史記載，甚爲明顯。

就共產國家的口頭禪『無產階級專政』而言，無疑地在這個政權統治下的社會，是『工人當家』。但無論任何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都找不到『工人當家』的跡象。相反地却是黨政軍幹部的驕橫縱橫，奢侈享受。工人則是處于被壓迫剝削而『無告』的地位。共產主義的南斯拉夫組織『工人委員會』在工廠直接管理生產，反而被莫斯科當局嚴厲警告，認爲『走得大遠』。蘇聯成立五十年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真相，便可想而知矣。

就最近四分之一世紀中蘇聯對國際關係的處理方式而言，其翻雲覆雨，朝秦暮楚之處，在在說明其祇就現實，不論原則，着重利害，不問革命的本質。當日本侵略我國最烈之時，史達林與松岡洋右在莫斯科擁抱，當『反法西斯』在全世界共產黨以及左傾報紙高唱入雲之際，莫洛托夫與里賓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宮簽約，進而瓜分波蘭。這些在旦夕之間所發生的驚人的轉變，使得當時最左傾的政論家們，都難以自圓其說。

根據馬克斯的學說，無產階級革命愈接近成功的階段，國家的機能便愈

趨凋謝。當茲布爾什維克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莫斯科大吹大擂其共產主義勝利的當兒，蘇聯政府這個國家機器，不僅未見其萎縮，反而見其日趨壯大。又被攻擊爲資本主義社會交易媒介的黃金，在蘇聯經濟金融地位上，日趨重要，莫斯科當局且正在盡全力以開發。凡此諸端，均與馬克斯學說毫無相同之處。

論者謂，政權的本質，要看生產工具掌握在誰手裏。事實昭示，不僅任何共產國家的執政者，皆是恃武力所奪取而來的政權，與無產階級從未發生任何真正的關聯。而且更進一步的分析，五十年來在任何共產國家，生產工具既不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更不能由無產階級使用。無產階級需要衣糧食，比需要原子彈、人造衛星自然更殷切，此理至爲明顯。

近兩三年來，克里姆林宮在經濟生產方面大肆改革，工業上標榜利潤制度與物資刺激，農業上逐漸縮小『集體化』範圍，放寬私人耕地的限制。此并非如毛匪所諷罵的『蘇修』向資本主義投降，乃是說明五十年來這批狂熱信徒對共產主義的試驗，已走到枵腹難通之處，因而不得不改弦更張。

五十年來蘇聯工業在某些方面獲致若干重要的成就，爲舉世所共見之事。這些成就，是犧牲無數人的生命和自由所取得的。這些成就，與其說是共產主義的成功，倒不如說是俄羅斯國家主義的擴張結果更爲恰當。

從上面所談到的種種事實中，使我們在這五十年來的蘇聯，很難找到真正共產主義革命精神的跡象。從五十年來蘇聯發生和發展的歷史觀察，我們或許可以認爲她是俄羅斯軍國主義、寡頭統治集團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綜合體。

施 岳先生：

蘇俄之建立否定馬克斯主義

實行世界上最壞之經濟制度

主席、各位先生：

謹以下列二點意見，就教於各位先生。

一、蘇俄之建立，否定馬克斯主義

一八八三年恩格斯在馬克斯死後之墓碑上刻上這兩句話：「達爾文發現

生物進化之規律，而馬克斯却發現人類歷史發展之規律」。

嗣後，世界各地共產黨徒均一致誇稱，祇有他們才真正理解人類歷史發展之規律。

所謂馬克斯所發現的人類歷史發展之規律是：由於工業高度發展之結果，最後，共產主義必然在全世界取資本主義而代之，這是人類歷史命定的途徑，一八四八年所發表之「共產黨宣言」內，曾有預測性之闡明。

可是一切現實，否定了馬克斯之理論，多數共產國家如蘇俄、阿爾巴尼亞、中共、外蒙、北韓、北越、古巴等，無一不是經濟上極為落後之國家，工業均未獲得高度發展，且所有東歐與亞洲共黨國家，於第二次大戰時，依賴蘇俄之武裝部隊直接支援下，才能竊據政權。此一事實證明：

(一)共產主義之成功，並非如馬克斯所預料者，由於工業之高度發展而不可避免，因為這些國家之工業並未獲得高度發展。相反的，共產主義祇能在落後國家才能獲得勝利，史達林於一九三八年出版之「聯共簡史」中，公開承認俄共之獲得勝利，完全由於俄國之經濟落後，因而資本家缺乏政治經驗，組織鬆懈，力量脆弱，不堪一擊。

(二)工人階級並非共產主義思想之體現者，而係小資產階級之智識份子。在一般落後國家中，由於工業不發達，工人為數甚微，且所佔之比重亦不大，例如俄國一九一七年時，全國人口已超過一億五千萬，而工人僅三百萬人（為百分之二），是年，領導布爾雪維克奪取政權者，多為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其中如列寧、托洛斯基等，為世所週知。

二、蘇俄經濟制度，係當前最壞的一種經濟制度

俄共竊據政權後，以巧取豪奪手段，對內壓榨，對外劫掠（特別是第二次大戰結束後），資本積累之過程，較一般民主國家為速，當黑魯曉夫秉政時，故敢於提出「趕上並超過美國」之狂妄口號，自然，這個口號永遠無法實現。

實際上，蘇俄經濟制度係當前最壞的一種經濟制度，是無庸置疑的，下列事實可以支持我們的看法：

第一、俄共誇耀其經濟為「計劃經濟」，而詛指「資本主義」國家（自由世界）係盲目生產。蘇俄究竟如何來實施其「計劃經濟」呢？

所謂「計劃經濟」，係蘇俄於一九二八年宣佈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一

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分析

九二八——三二年）而正式開始，當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三八——四二年）時，即發生第二次大戰，戰後又連續實行第四（一九四六——五〇年）、第五（一九五一——五五年）、第六（一九五六——六〇年）三個五年計劃。以上六個五年計劃，除第一個自吹為四年完成，第三個為戰爭所擱置，第五個於史達林死後一再修改，第六個於一九五九年由七年計劃代替壽終正寢外，僅第二個與第四個五年計劃，官方尚未正式發佈修改之聲明。

第二、談到經濟結構方面，更是十分混亂，時而集中管理，時而分散，形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週而復始之勢。

蘇俄在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即成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統一指揮全國一切有關經濟事宜。一九三二年，該會改為三個「人民委員會」，第二次大戰開始，「人民委員會」由三個增加到三十四個，在戰爭期間，再增加到五十二個。

一九五七年七月，以分區管理代替集中管理制度，全國共分為一〇三個經濟區，各區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統籌與指揮全區經濟發展工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將小經濟區合併為大經濟區（共十七個），此舉為恢復集中管理制鋪路。

迨一九六四年又恢復集中管理制度，即再由部長會議下之各部統一指揮。

第三、再看看主持經濟工作之高級幹部，多數不得善終，均作了贖罪羔羊。

由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到史達林逝世時止，在此廿四年期間，前後担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者共有六人，其中四人如：格林科、麥西拉烏克、史米爾諾夫、伏茲涅爾斯基均被槍決，另古比雪夫被毒死。在黑魯曉夫時代，黨內鬥爭繼續進行，惟尚無殺害高級幹部之舉措，而沙布洛夫仍被擯棄（被宣佈為「反黨集團份子」）。

第四、對工人之壓榨，已到窮兇極惡地步。

蘇俄雖自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其工人之待遇，遠較民主國家者為低，致使彼等之生活水準亦隨之而低。至於工作條件與福利設施，無一能與民主國家者相提併論，實有天壤之別。

蘇俄對其婦女，亦不放鬆壓榨，幾有半數婦女被迫加入體力勞動（自行公佈之統計數字為百分之四九·三，而美國為百分之二三·五）。

故蘇俄並非勞動者之「天堂」，而為勞動者之「地獄」。

趙先運先生：

蘇俄實行經濟改制

重重問題難以解決

一、蘇俄的經濟改制及其執行日程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柯錫金在蘇共中常會，以建議案的形式，提出經濟改制；

△一九六五年九月底，制定「社會主義國家生產企業條例」；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從蘇俄四五、〇〇〇個工業企業中，就十七種工業，選出四十三個企業，着手試驗；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另四〇〇個企業，改行新制；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柯錫金在蘇共二十三次黨大會上，聲言到一九六七年年初，改行新制的企業，將擁有蘇俄整個工業勞動力量量的三分之一。

△一九六六年七、八、九三個月內，第三批，四三〇個企業，改行新制；

△一九六七年第一季度結束時，改行新制的企業，共約二、五〇〇個。在改制的第一年，選定某一企業改行新制之權，操在蘇聯政府；自一九六七年一月起，各加盟共和國的部長會議，獲得聯盟政府授權，可以主動把房屋建築與城市服務組織，改行新制。

二、蘇俄經濟新制的基本精神及其具體措施

蘇俄經濟新制的基本精神，在統一中央計劃人員與個別企業經理人，在追求目標方面的矛盾。

蘇俄領導人認為蘇俄經濟的根本缺點，在集中的計劃制度，造成了中央計劃人員與個別企業經理人，在追求目標方面的矛盾。中央計劃人員所追求的是國家全盤的目標；個別企業經理人所追求的是個人的獎金或紅利。

蘇俄前曾採取兩種作法，來統一這個矛盾。①對企業經營，詳密計劃，發佈多方面的行政指示，作細部規定，嚴加要求；②採用物質鼓勵，對完成計劃指標者，頒發獎金；越額愈多，獎額愈高。結果，計劃和指示，太過瑣細，使人無從遵循，終被束之高擱。完成計劃者獎，超額愈多，獎額愈高的辦法，則造成了浪費原料和勞工，捏造生產報告，濫提材料申請，爭取低於實際生產能力的生產指標，降低產品品質，屯積機械和原料，種種流弊。

改制後，統一這種矛盾的辦法是：①減少中央的直接干涉，使企業經理人有自主權；②改變物質鼓勵的作法；把依產額議獎的辦法，變為依售貨額和獲利額議獎；並且，以完成計劃的獎額最高，超額完成計劃，雖亦有獎，但超額愈多，獎額愈低。

三、對蘇俄經濟改制成效的檢討

(一)對經理人自主的檢討：

①人事：在中央撥配的工資經費限額以內，經理人有僱用和解僱員工的權力。但在事實上，經理人解僱任一員工，必須先得職工會的同意；解僱十八歲以下的員工，且必先知會共黨地區的青年組織。在僱用員工方面，義務僱用員額，現在雖然已經減少了，但經理人仍不能免除被動的僱用工人。此外，經理人為追求利潤，自必儘量裁減工人。蘇俄在前此數年中，原本已有失業的問題，工人變更工作處所，平均須失業二十四天，而解僱支遣費通常僅發兩個星期，這就必然要加重失業問題了。自一九三一年以來，蘇俄便沒有失業救濟，所以，社會問題，亦必隨之加重。

②生產：改制後，各企業根據中央所定的指標，擬訂各自的每月、每季生產計劃，提出年度和遠程的生產計劃，除特殊情形外，不須由上級審查。但由於以下諸原因，經理人在生產方面的自主權，整個落空了。這些原因是：①在改制的時候，各企業仍須執行其一九六六年計劃；②同時，仍須履行它同經濟會議所簽的各項合約；③生產類目表和預定售貨量拘束了生產者的決策自由；④各有關部會與監督機構，橫加干擾；⑤各經理人猶疑不決，心存觀望；⑥供應制度，不能配合；⑦產品價格，由中央決定。

③資金運用：新制規定經理人在資金運用方面，有相當的權力。發展生

產所需資本的來源有三：經營所獲利潤；國家銀行貸款及分期付款配額；本廠舊裝備出售價款。但在實際運行中，無論發展生產所需之資本，難以獲得，（各有關部會，每有故作刁難的情事；舊裝備因種種原因，亦不易出手）；即在運用方面，也有相當的困難。原因在各種供應組織，全依計劃辦事，改行新制的企業，幾乎無從用自己的經費，購得新裝備。

（二）對物質鼓勵的檢討：

改行新制的企業，都設有兩種物質鼓勵經費；一為實際發放的獎金，一為社會文教措施與眷舍基金；茲分別檢討如下：

○獎金：就最早改行新制的四十三個企業而論，其勞工從企業利潤所得的獎金，實微不足道，——全年共五十一盧布，約為工人平均年薪的百分之四。在另一方面，經理人為追求利潤、裁汰員工的結果，自必增加留用員工的工作。如此，獲益少而工作重，員工自必有所不滿。

○社會文教措施與眷舍基金：這基金的數額，依員工人數定多寡。如此，則提高勞工生產量而能大量裁減員工的企業，便等於自行削減此項基金了。員工勞動與企業經營的效能，同員工福利與企業得利，於是便發生了針鋒相對的矛盾；自難獲得預期的效果。

此外，地區建築組織，各有其本身奉行的計劃，因此，即令積有建築眷舍的經費，亦難於尋覓承包建築的單位。

再者，物質鼓勵經費，取決於企業營利。而蘇俄的商品價值，如前所述，取決於中央計劃人員的規定；其中自不免含有保護或抑制某些企業的作用。如此，則各企業的營利，便不是完全決定在本身的經營了；各企業員工依利潤而得的物質獎勵，自亦難達於公允了。更進一步，擺脫中央計劃人員的愛惡不談，即就蘇俄經濟中八到九百萬個價格和數百億物價關係而論，恐怕也不是人力所能妥切管理的。

四、結論

蘇俄經濟改制，在策劃上雖可說是面對現實，把握了重要的環節；實施以來，亦已對半數以上的企業，適用了新制的規定，但其前途，仍有重重難以解決的問題。不過，它最大的難題，尚不在此。

蘇俄以取消私有財產制度為宗旨的共產主義，作它立國的主義，並且憑

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分析

着這面旗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自成一個陣營。現在，在其掙扎了五十年以後，却仍現憑着增加私有財產的辦法，來解決它經濟上的難題，許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縱使它能如其預期的解決了難題，這樣的經濟制度，能作它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嗎？

孫桂籍先生：

事實證明蘇維埃政治是一個極

權政治、十足的法西斯政治。

這幾個月來，由於今年是資本論出版一百週年，俄國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我們學術界、思想界對於所謂馬列主義、以及所謂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政權實踐馬列主義實際情形所作的批判與研究，引起了各方廣泛注意。這種工作仍將繼續發展，眼前還沒有到做總結的時候。今天這個座談會的意義，也不僅對事先擬就的題目交換意見，更希望從很廣泛的基礎上加以討論。

蘇聯以標榜實踐馬列主義原則所建立的政權，經過了五十年來之存在發展，直到如今，仍然是試驗的階段。犧牲之大，與其成就遠不能相比。但是它之作為一個實存實有的政治制度，二次大戰後之第一個十年，它在表面上無論對內對外勉強能維持一元領導；但近十年來，以匪俄分裂為契機，乃走上了分化、解體、蛻變的道路。我們今天尚無法比較究竟是它在前一時期對自由世界的危險性較大，或是在後一時期將對自由世界輻射更多的危險？但我却深深感覺到一點，時至今日，標榜實踐馬列主義的蘇維埃政權，若非徹底蛻變，必然全盤潰敗，是已經不成為問題的趨勢。

今天，在蘇俄任何一本出版品中，都可以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人太多了。從蘇聯任何一篇重要論文中，也都可以看到它的語文文法日形簡化，然而其措詞和語義却日形混亂，在內容上則不論任何論著，常因襲西方，而對於一個固定名詞的曲解，會曲解到令人不懂的程度。這不但使非共產黨人，不能根據舊日馬列主義加以解釋；即蘇聯共產黨本身亦將不知所云究竟是什麼。此外，最顯明的一點是，今日蘇俄為了管理其頗具規模的現代化工業及管理適應工業發展而形成的社會，為解決許多實際問題

，它不得不向西方學習；因此，在觀念範疇和知識領域，對舊有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上所造成的混淆，足使任何一個共產黨人都有面目全非之感。這一切，都充分顯示出蘇俄精神世界的危機之嚴重。

老實說，俄共年年紀念十月革命，今年也毫無兩樣，所不同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句口號已經不再響亮；反之，口是心非，它硬喊「和平」、「民主」、「社會進步」，一類的口號，已經成爲口頭禪。

二次大戰期間，共產黨人走向世界舞台展開顯覆自由社會的政治宣傳戰時，曾一度吸引許多年青人的熱情，利用青年對人類未來美好生活理想。但這在今天俄共的宣傳，可說已經破產。蘇聯哲學家遠在一九六〇年左右就被迫承認「對馬克斯主義教條，反覆重彈老調，根本毫無意義」。

總之，俄共五十年來，即一直在矛盾與痛苦當中，不斷掙扎求變；它的全套理論經不起事實的考驗，已被時代所唾棄。

但是，俄共政權迄今仍然是一個國際間實有的暴力政治結構，對世界所輻射的危險並不減於其一元領導時期。二次大戰以後，俄共乘機崛起，成爲一個擁有附庸體系的大帝國，近年來它那一元的領導雖然破裂了，然而在它自身的分裂與蛻變中，向自由挑戰，和一心要埋葬自由的目標，都還一如往昔。在這樣情形之下，俄共慶祝五十週年，顯而易見，其對內的意義，遠比對外的意義大。從所頒佈的一套宣傳綱領看：第一，是正乘機大舉有計劃地吸收毛匪澤東所謂修正思想；第二，是反對毛共、和毛共的所謂「馬列主義正統思想」；藉攻擊中共，與中共劃清距離，以解脫共產暴政失敗的責任，並維護蘇維埃帝國搖搖欲墜的厄運。

近年來，由於對共產主義的瞭解，全世界已經逐漸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反共運動。但是以往爲什麼自由世界會一度被國際共黨所矇蔽？什麼是馬列主義，什麼不是馬列主義，以及蘇聯實行的是不是馬列主義，統統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對蘇聯實踐馬列主義的工具性和目的性，大家缺乏了解。實際上，俄共只是在獨裁政治之下，標榜馬列主義，雖然在革命初期也做了一些，但那樣證明那都是行不通的幻想；但其後說的雖然仍是馬列主義的語言，但實行的却不一定馬列主義。因爲馬列主義本身只是一種「批判」，它的建設功能是極其有限的。在這種情形下，馬列主義的目的性是在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等等暫且不論，它的工具性則可於蘇聯在其政治實踐中所作的實際

運用。馬列主義本身今天已經破產，但是馬列主義在蘇維埃政治實踐當中所有的策略、戰略、戰術，及利用自由世界的矛盾而來作亂等等，危險性並未稍減。

如果沒有二次大戰，蘇維埃政權不能存在到今天，大成問題。蘇俄當時乘機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騙取了自由國家的援助。根據黑魯曉夫的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不再會有全面戰爭，如有大戰的話，一定是反共的戰爭。俄共今天是否正在想法製造矛盾，想犧牲某個民族，想犧牲某個國家，乃至於想用割掉其本身的肉瘤，來製造矛盾，爭取時間，以擺脫它自己的困難，求得安全的蛻變呢？這一點，我們應該格外注意。

最後，根據我們的了解，事實證明蘇維埃政治是一個極權政治、十足的法西斯政治。今天，它仍然存在，它在變化、它在求發展；那麼，要對它的未來趨勢作推測，就必須了解它在吸收些什麼新東西。這非僅是經濟改革而已。當然經濟方面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談到我們和蘇聯的關係，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國家，我們只能以國家來相對待，它要是反對我們，我們也必須反對它，它傷害我們的話，我們就必需對它還擊。我們有足夠的經驗，在各種不同的戰場上，跟它打交道。蘇聯口口聲聲要防止戰爭，但是實際上到處在製造衝突，果然沒有衝突、沒有矛盾，它便無法存在。而它在製造戰爭中，要傷害的首先是那自己站不住的國家或民族。我們最清楚：蘇聯所說的和平共存的原則首先是對反對它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格外工業先進國家來講的。沒有人反共，根本也就沒和平共存可言。我們的立場，是自由世界反共的正義立場。唯對於真正愛好自由，愛好和平，至少是誠心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國家，竭誠歡迎公平合作。

鄒宇光先生：

從歷史上看，俄共政權是披着革

命外衣的俄羅斯帝國幽靈底化身

方才幾位先生提到俄共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本質問題，個人就這一

點，加以補充。蘇維埃政權是產生於俄羅斯境內，這是一片無垠的平原、草原和森林地帶，平原使人產生一種茫然、空虛的感覺，森林則使人產生無限的神祕底癖性，再加上氣候上的嚴寒，形成俄羅斯民族的冷酷殘暴。全俄領土將近四分之一，位於極區，荒寒不毛，生產貧乏，數百年來視貧窮為常態，故共產主義先天上與貧窮為伍，實不足為怪。不過最主要的是一種政治變革，絕不是憑空而來，歷史之流，滔滔不絕，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自有其文化、思想、宗教、歷史的背景和源流，明乎此，對於共產政權底本質，才有更深刻的認識。不過這些問題，牽涉太廣，茲就淺見所及，扼要條列如下：

從歷史上看，五十年前的十月革命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可以上溯到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的叛亂，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以後的地下革命運動，和其後的一連串民主革命運動，不過這些事件都遭受暴力鎮壓而告失敗，一九一七年俄共乘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力疲敝之際，借助外援，才再度爆發而攫取政權。

在政治傳統上，自從一二七一年莫斯科公國成立以後，經歷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都是極權專制，恐怖統治之國，這也就是為什麼蘇維埃政權五十年來，充滿着恐怖氣氛，不斷進行整肅、清算、殺戮、鬥爭的道理。

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羅斯政治運動主流，恐怖暗殺就是它的特徵，俄國歷史上的土地與自由黨、民意黨、黑色黨和十月革命前後的布爾什維克底前身——社會民主黨，都是繼承這一特徵底傳統的。

自從一四七二年起伊凡三世誇耀莫斯科是「第三羅馬」，規定正教巨屬於國王之下，沙皇是全世界獨一的基督沙皇，循此演化，經過三百餘年的俄羅斯帝國的膨脹，泛斯拉夫主義的興起，而蛻變為第三國際，這種妄想征服世界，統治全人類底野心，其軌跡是歷歷可尋的。

談到俄羅斯的宗教意識，是充滿着神治、救世觀念——信仰將來必定有救世主拯救人類的，即messianism。不過我們不應忘記，基輔王朝在紀元九八八年就定希臘正教為國教，俄羅斯正教意識中，潛藏着一種朝向彼岸，指向末日和祈求天國的心情。關於正教，柏林斯基曾有過一針見血的批評，他說：「正教會向來是擁護鞭子而向君主專制搖尾乞憐的東西」。這一點，表面看來，好像跟俄共政權的極端反宗教和無神論，完全背道而馳，其實，如

果進一步觀察，共產主義本身就無殊於宗教，其主觀、武斷、教條和神祕性與恐怖程度，和中世紀最黑暗時代異端裁判並無多大分別。

如果從民族性方面說來，俄羅斯民族是最不個人主義的，因為不個人主義，便容易流於奴隸性，產生一種罪惡感，慣於責罰自己，屈辱自己，甚至於表現神祕的自我犧牲狂，這就是為什麼農奴制度能在俄羅斯綿延二百一十二年之久，美其名曰勞動改造的集中營奴工制度，集體農場制度，成為蘇維埃體制的主要結構，以及歷次被清算的「叛國」犯，大皆毫無掩飾，坦白招認罪行的一種心理因素。貝爾查也夫會形容十月革命是人文主義傳統的末路，是人類罪業的天譴，是很有見地的。

在思想淵源上，虛無主義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影響，是特別重要的。梁思安也夫斯基曾說過：「俄國人都是虛無主義者」。虛無主義，非難文明，抗議道德，否定真理，強烈反動，崇拜暴力，認為現存秩序中，無物可加贊成者，所以要破壞，要毀滅，馬克斯主義和俄羅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種極端激烈思想的關係，是直接而多重的。

斯拉夫派主張反對歐化，強調民族特性，主張農村公社制度，這是十九世紀一般純粹俄羅斯型的潮流，其後的新斯拉夫派亦然，一八六〇年以後復與泛斯拉夫運動相結合，宣揚斯拉夫民族的光榮與偉大，在同一血緣召號下，要求以大俄羅斯為領導者，臣服非俄羅斯民族，這樣看來，半世紀以來俄共政權極力推展其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和政策，並非無因的。

農村公社，又稱村團，音譯為「米爾」制度，自十六世紀即已存在，也是純粹俄羅斯產物，也是一種原始共產主義組織，規定每一農村土地屬於公社所有，另按家庭人口分配耕耘，這是全體主義，集體化的原始型態，和農奴制度同為俄羅斯社會之痛，但是在蘇維埃政權中是青出於藍勝於藍了。

俄羅斯民族的矛盾性格表面於蘇維埃政權方面也是很顯著的，他們謙遜而傲慢，馴服於權勢而又不斷的反叛，既要和平又要鬥爭，慣於屈辱自己而又富於優越感，分明是獨裁統治而却奢言蘇維埃民主。

上述這些傳統、背景、淵源，是非常複雜錯綜，而且是內在的、隱伏的，很難確定它究竟對俄共政權發生多大的影響，不過一種潛意識的作用，有時是無法以數字來衡量的，所以我說：俄共政權是披着革命外衣的俄羅斯帝國幽靈底再現。

共產主義理論已破產

實際上更嚴重地失敗

共產主義一系列思想和理論，如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民主，工人階級問題，共產主義的物質與技術基礎，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以及國際主義，戰爭與平民解放運動等問題，其論據都是充滿着必然性，絕對性和濃重的主觀偏見，公式主義而經不起考驗的。儘管俄共運用數字魔術，不斷作歌功頌德的誇大欺騙宣傳，依然為世人洞燭，瀕臨破產的地步。俄共黨人一再強調他的理論是科學的，實際上不但反科學，而且反理性，反人道，他們早已察覺此路不通而轉向和平共處，和平渡過，和平競賽，全民黨和全民國家——所謂『三和兩全』的道路上去了。在經濟體制上採用利潤，獎金等改革措施，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則陷於分崩離析，自相殘殺的境地，這一切在在證明共產主義的破產，說起來，陳腐沒落的理論，終將為人類摒棄，成為歷史陳跡，才是必然的，因為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都是基於憎恨猜疑，主觀偏見，片面而又武斷，機械而公式化，是一種病態和缺憾的，充滿着宿命論末日觀和罪惡意識的。

共產主義經過五十年來的摸索，試行錯誤，鉅重的浪費犧牲，無論在物質上精神上，也都遭受嚴重的失敗，事實證明這是一種集體浪費，分享貧窮的暴政。至於社會上充滿着仇恨、迫害，正義汨沒……等一切黑暗和罪惡，更是駭人聽聞。巴斯特納克會比擬整個蘇聯如同一座樊籠，他自己如同一匹被追蹤的野獸，我認為這是一句含有極其慘痛的真理。如果這個美好的社會主義底『天堂』，還稍為有一點值得留戀的話，一代大魔王之女史薇拉娜，也不致冒生命危險，拋棄骨肉，遠颺異國，甚至於改名換姓來表示她對這個社會、這個政權的深惡痛切。

知俄莫若匪，匪俄互咒

更暴露俄共政權的醜惡

共產主義的失敗和破產，不僅限於理論方面和事實方面，政治或經濟上，或者國際冷戰方面。其最嚴重的打擊是匪俄雙方的分裂，因為知俄莫若匪

，知匪莫若俄，這幾年來雙方在互相爭論對罵中，唇槍舌劍，彼此盡情暴露揭發對方的醜惡罪行，我們自然無意左袒任何一方，但是，他們所揭露的，都是共產主義的真實面，一件件活生生血淋淋底罪證。譬如俄共嘲笑共匪認為一大幫人圍着喝一碗清湯就是共產主義，罵他們是教條主義者，冒險的好戰份子；同樣共匪則責備俄共是修正主義，出賣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叛徒，進行資本主義復辟，『在蘇聯人民只有進監獄的自由』，個人認為這一齣對台戲給予自由世界的啓示，比任何宣傳都來得有價值、有意義，值得我們大家重視的。

俄共擴大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

是一種隱惡表功欺騙世人的伎倆

關於共產主義的失敗和破產，俄共統治階層瞭解最清楚，當然，他們是不甘坐視失敗，自趨滅亡的，所以利用這一次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紀念的機會，擴大慶祝活動，極力宣揚其五十年來的『成就』，描繪其美麗而渺茫的遠景，消極方面，可以掩飾其過去血腥殺戮，奴役人民的罪行；積極方面藉此蒙騙俄人，激勵其墜落中的民心士氣，進而鞏固分裂中的共產集團而圖苟延殘喘。俄共當局為圖達到此一企圖，比較重要的作法為：

①力圖保證新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他們全力寄望於所謂共產主義物質和技術基礎的建立與加強，科學的研究發展，這些方面如果能獲得更大成就，趕上甚至超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水平，就可以拯救垂危的共產主義覆沒底命運。

②思想和理論的落伍，精神道德的衰頹，其嚴重性並不下於生產力的落後，所以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聯共中央頒佈一項決議：『更進一步發展社會科學並提高其在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文中強調指出要在哲學；經濟科學；科學的共產主義，聯共黨史和其他歷史科學；法學等五大部門，加強研究發展，特別是改進現存的各項缺點，充實其理論，檢討新的戰略與策略，俾能配合新的國際情勢和共產主義發展新階段的要求。

③根據俄共發表的統計數字，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六六年近三十年間，全球各洲共產黨員人數增加情形為：

亞洲——增加一百九十倍。

非洲——十二倍。

歐洲——五倍。

美洲——將近二倍。

從這裏我們瞭解亞非地區，過去三十年間共產黨勢力會獲得較強大的發展，在今後或最近的將來，仍將繼續為國際共產黨攻勢指向的主要地區。俄共在最近紀念十月革命的各種文件中，念念不忘情於民族解放運動，稱譽社會主義力量 and 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盟，其陰謀是昭然若揭的。

結語

一八二二年拿破崙征俄兵敗後會說過：『所有的人都應該把俄國人當作瘟疫看待……歐洲人應該認清楚，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俄羅斯巨怪。』一八六七年馬克斯也會說過：『俄國的政策是不變的——它的方法，戰術，策略能改變，但是它政策的北極星——統治世界——是一顆固定的星』。法國名作家紀德在一九三六年訪俄以後，在『從蘇聯回來』一書中寫道：『蘇聯的情形，使人如此慨嘆，假若有一線可能改善的希望，我將默然無語』。我引用這幾段話的用意，在強調蘇俄的十月革命與俄羅斯的專制獨裁奴役殘暴吞霸世界的傳統野心，脈絡相承，蘇維埃政權是二十世紀政治的反動，是人類歷史的一股逆流，它不適用於歐洲、美洲，甚至非洲任何一個新興國家，當然更不適用於中國。過去五十年來，不斷乞靈於修正主義，仍然不免慘敗，今天聲嘶力竭企圖利用紀念五十年為契機，再圖掙扎，同樣的，將無法逃避其明天失敗底命運。但是人類要根絕這種毒素的共產主義瘟疫思想，卻仍有待自由世界更進一步的共同努力。

王啓升先生（書面意見）：

俄二月革命並非俄共領導

列寧與德勾結力量始強大

今天討論俄共政權成立五十週年問題的座談會中，我想從歷史方面來說

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分析

明下列四個問題。

一、一九一七年推翻俄皇的二月革命，是否是俄共所領導的？

俄共一向宣傳二月革命，似乎是由俄共所領導的，其實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時的真實情況，說明俄共並無領導二月革命的任何力量。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前，俄國沙皇的對內控制，是十分嚴密，加以俄共黨的組織本身不獨力量薄弱，而且黨的中央委員會同彼得格勒「真理報」編輯部，均有俄皇的暗探潛伏在內。據俄共黨史批判（民五十六年四月台灣中華書局出版）的記載，一九二二年元月俄皇暗探馬林諾夫斯基取得了列寧的信任和支助，而在布拉格俄共第六次代表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另一暗探梅隆·切爾洛馬左夫，亦於一九二二年担任彼得格勒「真理報」編輯，一直到十月政變之後，始被發覺。這個事實，說明在二月革命之前，俄共的中央以及彼得格勒「真理報」的一舉一動，無一不在俄皇特工人員監視之下，既然如此，那俄共有什麼特殊方法來領導二月革命推翻俄皇呢？同時，在二月革命之前，列寧長期流亡國外，不能在俄國立足，這說明列寧本人亦自身難保，他又有什麼法寶來領導二月革命呢？

二、二月革命對十月政變的重大影響

二月革命雖不是俄共所領導的，但二月革命的結果，造成了俄共叛亂顯覆極有利的情勢，對十月政變的影響極大。因為俄皇政權的崩潰，排除了俄共在俄國內部活動的種種困難，於是一向關在監獄的與驅逐在流放地區的大批俄共黨徒都釋放了，列寧亦於二月革命後一個多月中間，於四月三日回到俄國。加之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當時所建立的民主自由制度，列寧及其黨徒便乘機利用作為護佛，來進行反民主、反自由顛覆克倫斯基政府的非法活動。假定沒有二月革命，可以講俄國的歷史是會重寫的，假定有了二月革命，克倫斯基政府不讓俄共利用自由民主的機會，來進行非法顛覆活動，那十月政變是不會形成的。此一歷史教訓，值得自由世界警惕，假定要是目前仍將自由民主賦予共產黨徒，那將來總有一日會嘗到共產黨徒反自由、反民主的苦果。

三、俄共在二月革命之後力量突然龐大的外在原因是什麼？

俄共在二月革命之後，力量突然增長和龐大，除內在原因已在上述第二個問題說明以外，茲將其外在原因分析如下：

二月革命之後，列寧從瑞士經過德國回俄國時，曾與德國間諜機構發生關係。德皇威廉格利曼第二，是要利用列寧在俄國發動同德國單獨媾和同反戰的宣傳以及顛覆破壞活動，以削弱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對德國的作戰力量，所以同意以大批經費支援俄共的主要機關報「真理報」以及其他各種報紙。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到一九一七年五月（即列寧返俄一個多月中間），俄共利用德國的經費出版了十六種報紙和其他大量的宣言傳單與小冊子。臨時政府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於一九一七年七月會公告稱，在最近半年內，各方匯交蘇明末（列寧的代理人）的款項為數甚鉅，其活期存款，業已取出的有七十五萬盧布，而所剩的尾數，尚有十八萬盧布。如果列寧得不到德皇經濟上這樣大的支援，那列寧於四月返俄所展開的反戰宣傳與顛覆活動規模那樣龐大的工作，恐怕連百分之一，甚至都無法做到。這一段列寧同德國勾結的史料，說明俄共在二月革命之後，力量突然加强的最重大原因之一（請參上

主席結論：

請用書面補充。

謝謝各位先生的意見。今天發言的先生已經很多，但因時間所限，各位如果還有其他的意見，

各位先生發表的意見實在太豐富、太寶貴，本人非常欽佩，但本人另外有兩點的淺見想就正於各位先生：

自從共產集團破裂以來，蘇俄便以和平共存的口號來欺騙西方國家，所以，現在西方人士有兩個最大的錯覺，這種錯覺是非常危險的。第一是以為蘇俄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目標，認為蘇俄可以和西方和平共存，只有大陸的朱毛匪幫才是唯一的敵人。第二是從蘇俄經濟改革以後，採取了西方許多經濟方面的辦法，認為蘇俄慢慢會放棄共產主義，這一點雖然不太明顯，但西方國家仍有這樣的錯覺，以為蘇俄已經此路不通，將來必然也走向資本主義的路線。我們應該把這兩個錯覺加以澄清。

蘇俄雖然建立了五十年，但將來的前途則非常有限，各位先生已經詳加說明。我覺得，共產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沒有現在的蘇俄政權，也沒有共產國家。假定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共產主義不能擴散到東歐、亞洲等地方。至於怎樣才能使共產主義歸於消滅，是否靠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是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是一個問題。不過，我想像過去那樣大規模的世界戰爭在今天核子時代中不大可能，但是我們却不能說世界戰爭沒有存在，今天許多地方大小規模的戰爭，如以阿戰爭，尤其越戰，實際不啻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另一種形態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來或可能使共產國家歸於消滅，至於這種戰爭要延長到什麼時候，我們自然不得而知。然而依各位先生的判斷，共產主義終會有走到末路的一天，那是毫無疑義的。

述俄共黨史批判第二章第二節）。

四、列寧並無任何特殊天才與偉大之處

俄共一向大捧列寧，尊之為革命的非常人物，但他不瞭解馬林諾夫斯基為俄皇的暗探，支持他為黨的中委，使俄共黨中央的一切活動都暴露在他特務機關之前，列寧的「革命過人的天才（俄共語）」，到那裏去了？

列寧回到俄國之後，寧可實踐德皇的委託，在俄國進行反戰宣傳，來削弱和瓦解克倫斯基政府的對德作戰力量，這樣敵我不分，列寧有什麼「偉大」之處？

一九一八年元月列寧強迫解散立憲會議，並於同月五日下午令槍殺彼得格勒慶祝立憲會議示威遊行的工人羣衆。列寧是維護民主制度嗎？列寧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嗎？